

东岳  
文库

长篇小说

务虚笔记① 史铁生

山东  
文艺  
出版社

东岳

文库

长篇小说

务虚笔记

①

史铁生

山东

文艺

出版社

社

东岳文库

长篇  
小说

务虚笔记① 史铁生 山东文艺出版社

东岳

文库

长篇小说

务虚笔记① 史铁生 山东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务虚笔记/史铁生著. — 济南: 山东文艺出版社,  
2001.3

(东岳文库)

ISBN 7-5329-1870-X

I. 务… II. 史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0278 号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

\*

700×1000 毫米 32 开本 23.75 印张 12 插页 416 千字

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

(上、中、下册) 总定价: 29.70 元

## 东岳文库前言

一、中国理应有这样一套文库：首先是它的内在品质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，其次它属于印刷精美的普及型小开本，其低价位能真正为民众的书架着想。

二、文库本需要囊括这样的作家：他的作品不必说成“当代经典”，但可以说“走向经典”；即使在未来数字化的文学史上，也起码会是闪烁的光标难以绕开的符号，是不可删除的部分。

三、考虑到时间对于选择的不可替代性，一般要求入选作家的“文龄”在二十年以上。一旦选定，即分阶段出版其全部作品。

四、在一次次文化和艺术的潮起潮落中，他们以其顽强探索，终成为不沉的文学岛屿，形成了自己积极而高雅的精神气质与艺术格调。

五、放到世界文化版图上考察，可以看出他们的创作植根于东方，其作品与优秀的民族文化呈现出明显的

传承关系。

——在众声喧哗、泥沙俱下的时下文坛上，我们谨以如上的认识，来表达自己的文化责任感和艺术自信心。

——这套文库的大门正在进一步敞开，它的门槛也将进一步垫高：所有这一切豪志，都有赖于我们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和努力，更有赖于广大作家和读者的密切合作。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二〇〇一年

东岳文库 来到人口 史铁生 山东文艺出版社



东  
品  
文  
库  
**史铁生简介**

史铁生，男，汉族，1951年生于北京。1969年至1972年在陕西延安地区插队，后因双腿瘫痪回到北京，在街道工厂做工7年。1979年开始文学创作。主要作品有：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、《命若琴弦》、《我与地坛》、《务虚笔记》等。

## 目录

|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一、写作之夜·····  | (1)   |
| 二、残疾与爱情····· | (13)  |
| 三、死亡序幕·····  | (28)  |
| 四、童年之门·····  | (52)  |
| 五、恋人·····    | (72)  |
| 六、生日·····    | (103) |
| 七、母亲·····    | (137) |
| 八、人群·····    | (174) |
| 九、夏天的墙·····  | (194) |
| 十、白色鸟·····   | (241) |
| 十一、白杨树·····  | (281)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十二、欲望·····          | (324) |
| 十三、葵林故事（上）<br>····· | (367) |
| 十四、昨天·····          | (401) |
| 十五、小街·····          | (433) |
| 十六、葵林故事（下）<br>····· | (467) |
| 十七、害怕·····          | (495) |
| 十八、孤单与孤独<br>·····   | (535) |
| 十九、差别·····          | (583) |
| 二十、无极之维·····        | (648) |
| 二十一、猜测·····         | (670) |
| 二十二、结束或开始<br>·····  | (710) |

## 十、白色鸟

90

不，事实上，是我的那些信没有寄出。我的那些昼思夜梦早已付之一炬。而诗人L的信已经寄出了，封好信封贴上邮票，庄重得像是举行一个仪式，投进邮筒，寄给了他的心上人。

我没有寄，我甚至没有写，那些和L一样的欲望我只让他藏在心里。我知道真情在这个世界上有多么危险。爱和诗的危险。当我的身心开始发育，当少女的美丽使我兴奋，使我痴迷，使我暗自魂驰魄荡之时，我已经懂得了异性之爱的危险，懂得了隐藏这真切欲望的必要。我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懂得了这些事。仿佛这危险与生俱来。我只记得第一次发现少女的美丽诱人，我是多么惊讶，我忍不住地看她们，好像忽然发现了这个世界的神奇和美妙，发现了一个动人的方向。

那是一个期末的中午，我在老师的预备室里准备画最后一期黑板报，这时她来了，她跟老师谈话，阳光照耀着她，确实使人想到她是水，是水做成的，她的眼睛真的就像一汪水，长长的睫毛在抚弄那一汪水，阳光勾画出她的鼻尖、双唇、脖颈和脖颈后面飘动的茸茸碎发。阳光，就像在水中荡漾，幻现出一阵阵和谐的光彩，凝聚成一个迷人的少女。她的话很少，略带羞涩地微笑，看看自己的手指，看看自己的脚尖，看一眼老师又赶忙扭过脸去看窗外的阳光。七月的太阳正在窗外焦躁起来，在沿街围墙上，在空荡荡的操场上，在浓密的树叶间和正在长大的花丛里，阳光仿佛轰然有声。屋子里很安静，只有我的粉笔在黑板上走出“滴滴答答”的声音。我渐渐听出她是来向老师告别的，她比我高两个年级，她已经毕业了，考上了中学。就是说，她要走了。就是说她要离开这儿。就是说我发现她惊人的存在她却要走了，不知要到哪儿去了。未及思索，我心里就像那片空荡荡的操场了，就像那道长长的被太阳灼烤的围墙，像那些数不清的树叶在风中纷纷飘摆。

那空荡荡的操场上，有云彩走过的踪影。我生来就是一个不安分的男孩儿。那道围墙延展、合抱，因而不見头尾。纷纷飘摆的树叶在天上，在地上，在身外在心里。我生来是一个胆怯的男孩儿，外表胆怯，但心里欲念横生。

后来我在街上又碰见过她，我们迎面走过，我的心跳加速甚至步履不稳，时间仿佛密聚起来在我耳边噪响使我什么也听不见。我怕她会发觉我的倾慕之心，因为我还只是一个男孩儿，我怕她会把我看成一个不洁的男孩儿。我走过她身旁，但她什么也没有发现，甚至没有一点儿迹象表明她是否认出了我，她带着习以为常的舒展和美丽走过我。那样的舒展和美丽，心中必定清明如水，世界在那儿不染一丝凡尘。我转身看她，她没有回头，她穿一件蓝色的背带裙，那飘动的蓝色渐渐变小，只占浩瀚宇宙的一点，但那蓝色的飘动在无限的夏天里永不熄灭……

我一直看着她，看着她走进了那座橘黄色如晚霞一样的楼房。

对，就是小巷深处那座美如幻景一般的房子。我或者诗人 L 每时每刻都向往的那个地方。我或者诗人 L，每天都为自己找一个理由到那儿去，希望能看见她。我或者诗人 L 徘徊在她窗前的白杨树树下，仰望她的窗口。阳光和水聚成的美丽，阳光和水才有的灿烂和舒展，那就是她。那个少女就是她，就是 N，就是 O，因而也就是 T。使我或者诗人 L 的全部夏天充满了幻想，充满了历险，充满了激情的那个少女，使我们的夏夜永不能安睡的那个少女，就是她，仿佛是 N 又仿佛是 O，由于诗人盲目而狂热的初恋，她成为 T。

诗人把他的书包翻得底朝天，以为不小心把那些信弄丢了，他竟一时忘记，他把那些文思如涌的夜晚和痴梦不醒的白昼，都寄给了他的心上人。我没有写，我也没有寄，我又侥幸走过了一道危险的门。我眼看着诗人L无比虔诚地走了进去，一路仍在怀疑那些夏天的诗歌是怎样丢失的。

## 91

至于哪件事发生在先，哪件事发生在后，是毫无意义的。历史在行进的时候并不被发现，在被发现的时候已被重组。

比如说，女教师O已经死了，但如果死去的人都不能复活，我们便没有历史。比如说，女导演N现在在哪儿，我不知道，但如果消失的人不能重现，我们便无历史可言。因而现在，这个由N和O凝聚而成的T，她既可以仍然带着N和O的历史，又可以有完全不同于N和O的经历，她既可以在F和WR（以及后来的Z）的怀念之中保留其N和O的形象，也可以在L的初恋之中有了另一种音容笑貌。因而T，她仍然是个少女，仍然是个少妇，仍然是个孩子，仍然已经死了，仍然不断地从死中复活，仍然已经消失，仍然在消失中继续，成为我的纷纭不居的印象，成为诗人生命的一部

分，使诗人 L 的历史得以行进。

甚至谁是谁，谁一定是谁，这样的逻辑也很无聊。亿万万个名字早已在历史中湮灭了，但人群依然存在，一些男人的踪迹依然存在，一些女人的踪迹依然存在，使人梦想纷呈，使历史得以延展。

过一会，我就要放下笔，去吃午饭，忘记 O，忘记 N，暂时不再设想 T，那时 O 就重新死去，那时 N 就再度消失，那时 T 就差不多是还没有出生。如果我吃着午饭忽然想到这一点，O 就势必又会复活，N 就肯定还要继续，T 就又在被创造之中，不仅在 N 和 O 的踪迹上，还会在一些我不知其姓名的少女的踪迹上复活、继续、创造。

## 92

晚上，父亲问女儿：“听说你把一个男同学给你的信交给了老师，是吗？”

“是，” T 说，“交了。交给了革委会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为什么？你知道他都写了些什么？无耻，我都不出口。”

“可这这样一来他可麻烦了。他在别人面前没法抬头了。”

T低头很久不语。然后说：“只要他改了，还是好孩子，不是吗爸爸？”

“是。是的。照理说应该是这样。”但是父亲想，事实上未必这么简单，知道这件事的人会永远记住这件事，也许有人永远要提起这件事让那个叫作L的孩子难堪，将来也许有人会用这件事来攻击他，攻击那个叫L的人。再说，要那个男孩子改掉什么呢？改掉性欲还是改掉爱欲？如果他不得不改掉什么的话，那么他改掉的的不可能是别的，他改掉的必定是诚实，是坦率，是对别人的信任，学会隐瞒，把自己掩盖起来，学会的是对所有人的防范。

父亲一时无话可说，带着迷惑回到卧室，呆呆地坐着，想。

“你跟她说了？”母亲进来。

父亲“嗯”了一声。母亲刚刚洗完澡，脱去浴袍，准备换衣裳。母亲在父亲面前脱去浴袍，在灯光下毫不介意地袒露着身体，并且专心地擦干自己的身体。父亲看着她。

“你怎么跟她说的？”

父亲不回答。也许是不知该怎么回答。

女人赤裸着身体，这儿那儿地挑选她要穿的衣裳，神情无比坦然。她在一个男人面前走来走去，仿佛仅仅因为是夏天，因为一点儿也不冷，所以不需要穿衣裳。